

红闺春梦

①

〔清〕竹秋氏 著

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五十四回

送殓官仕宦破官箴

激义忿老儒寄柬贴

话说章三保自得了贾、朱等人若干银两，即七七建斋礼忏，追荐如金亡灵。转瞬将至隆冬，因为停供在家，诸多不便，与妈妈商议，在城外买下一穴地安葬，择定出殡日期，去通知各家亲友。谁知如金死的那一日，来慰唁的一班官绅，也得了信，齐至章家与三保、妈妈说道：“你家姑娘在世，我们也算是知己，死后我们又未尽心，至今抱歉不安；昨已闻得有了出殡日期，我们却要来热闹一场。想他生前合郡知名，若这么湮没无闻，冷清清的抬出城去，非独你们父母不安，我们也觉不忍；你家若怕过费，那日的用度，一切俱是我们筹备，不要你夫妇破费分文。”妈妈忙道：“承蒙诸位老爷抬爱我女儿，又不要我家破费，已感激不尽；只怕我们这等人招摇过度，有人议论，又怕带累老爷们的声名。如果老爷们看看不碍，我家是情愿得很。”众官绅笑道：“这也何妨，自古风流名士，本属不羁；我们正可借你家姑娘出殡，作为他一场，好播传风流佳话，及期我们还要来亲

红闺春梦

送出城的。”章三保道：“连这么我们已觉不安之至，若要劳动老爷们来送，岂不折得我女儿鬼魂难受！”众官绅齐说无妨。又议论了一回，如何措置，如何装满，至暮方去。

先一日辞奠，众官绅早遣了各家家丁，过来帮同料理；晚间众官绅皆至，即分派各行执事人等，某人管理幡幢，某人管理陈设，以及沿途照应之人，俱分派得井井有条；本议定寅时发引，交到子正，章家即预备辞灵，收拾一切，供献各物。

妈妈此时早又哭倒灵前，一行哭一行说道：“苦命的儿呀！非是你妈妈狠心，不留你在家过年；苦于房屋狭窄，冬令火事又多，怕的风火不虞，反为不便，所以才硬着心肠，送你出城。想你自幼娇生惯养，一刻没有离过亲人，此番葬入荒丘，冷雨凄风，抛撇你一人在外，叫你妈妈怎生放心，我又不能到城外去问你！儿呀！你的棺柩，虽送至城外，你的阴灵还住在家内罢！待你妈妈一日死了，同你葬在一处，好彼此有个同伴，免得孤零零的，凄惶害怕。”说罢又哭，哭罢又说，引得人众莫不伤心！又要讲说出这些疯话，又是好笑。倒是如玉上来极力劝住。

彼时晨鸡四唱，已至寅初，阶下鼓乐齐鸣，僧道人众，施放焰口早完，重到灵前钹铙喧阗，抬棺的人夫上堂打去灵帋，将棺柩用绳索盘头扎尾，一声请起，早如飞的扛出大门，妈妈、如玉等人，皆上了轿。棺前的执事摆下有半里之遥，灯烛辉煌，人声喧沸。前面也有旗牌伞扇，却无官衔，画的龙凤等类。又用五色彩绢扎成花草禽兽各灯，夹着粗细音乐，棺前两面灯牌，一柄官伞，皆是素心梅花穿就形式，过处香气袭人。其余魂舆衣亭棺罩，尽皆极其精工，僭用五

品宜人制度。又买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，扮作孝子，在棺前导引。棺后即是众官绅相随，人人峨冠博带，在街上步行。引得经过的各街市铺面上，男女杂坐，人山人海的观看，无不交头接耳，啧啧称羨。有的说：这一番用度，至少也要二三百金，怎么舍得用的？有的说：你们还不知道呢！前日和了官司，新得了几万银子，用这么少许，算什么咧？又有说：你们虽知道，不如我清晰，那里是他家用的，就是那棺柩后面随行的一班老爷们用的，平时叫他们用一文正经钱，任你说破了嘴唇皮，他都是摇头，偏心服情愿的用在姨子身上。又有说：亏他们还是一班官宦绅衿，也不怕人议论，失了体统名分，只恐他们家父母死了，尚不能如此恭敬有礼；不见他们平时多是车儿马儿的吆五喝六，狐假虎威，今夜怎么肯在街上行走，便衣也罢了，还是衣冠楚楚的哪！又有的说：而今世上的事，叫人不能开眼，一个姨子死了，如此风光，又有这些人撞着代他家置备；正经贞妇烈女死了，不得这般威武；你们想想，可叹不可叹！

不提闲人私议纷纷，再说章家的亲友，沿途也设了路祭供献。少顷街市走完，已至城前，天色大明，棺柩出了城，各执事又送了半里许方回。众官绅直同章三保、妈妈、如玉等人，送至坟前，墓旁早搭了几座彩棚，预备送殡的人歇息。僧道人众又吹擂起来，将棺柩入土，上面用土做了坟墓。然后众官绅摆下祭礼，各行了半礼，章三保夫妇，顶礼叩谢。早有众家家丁，备了轿马，前来迎接，众官绅方纷纷回城。章三保又将看坟的人唤来，吩咐他多种树木，坟前又留下大大一块祭坛，长长的一条神道，土圻拦石，皆要坚固。章三保将各事交代清楚，又将带来各物收过，即叫妈

妈、如玉等回家。妈妈又在坟前狠狠哭了一场，被众人劝住，方大家上轿，一路回城。猝听得街市上讲说，无非说的用度奢侈，体制僭越的话。章三保因此事已过，还怕人议论么？又是众位官绅老爷们的主见，也议论不着我，遂不放在心上。谁知众口似碑，早传说到一位至公无私，端方正直的老学究先生耳内，激恼了他的义忿，掀起一场大风浪来。

看官们你道是谁？即是甘又盘那甘老头儿。甘誓自辞了小儒的聘回来，又得了小儒一番厚赐，此时家道颇为宽裕，甘露、甘霖两个孙子，又皆成立，甘老竟诸务遂心，优游娱老。每邀几个同学老友，至城外平山淪茗，名园看花，分题联句，扶杖偕行，真乃暮年乐事。有时杜门不出，课艺诸孙，研求性道。又有一班当道名流，慕甘老的声闻来与他接纳，或求序跋，或乞讴吟。甘老已年逾七十之人，随心所欲，无乐不臻。又知今秋大比，早早督率霖、露二孙，专心刻苦，好待聘秋闱。九月初旬，榜发之期，甘露竟高中了第十名经魁。甘霖造艺虽佳，惜乎以额满见遗。报子报到甘家，把个甘老乐得手舞足蹈，回忆自己幼年，不过得了一衿，长子少亡，幼子虽立，又无意进取；今幸次孙成名，也不负书香有后，祖父增荣；甘霖今秋虽额遗未中，前次已邀徽聘，亦算成立。甘老反安慰了甘霖一番，说“今科文字甚佳，汝之不中，命也，非汝之咎也。”次日即命甘露去谒房师，回来又祭谢天地祖先，拜见各亲友，合城文武诸官，均来道贺，甘家又忙着请酒邀宴，闹了多日，方才清闲。

一日甘誓忽忆及小儒等人许久未晤，还是他们园亭落成，我在那里的；日前又极承陈君待我美意，拳拳至今，犹食其惠。即是二孙前番蒙介臣学宪赏鉴，拔置贡廩，亦系小

儒之力。今日次孙成名，他们虽早经知道，我应该写封信去告知他们，也是我的意思。二则宝徽、宝琨，今秋亦赴浙乡试，未知如何，使我刻刻记念。便起身在书架上取过信纸，濡墨抽毫，正欲写下，忽抬头见甘露笑吟吟的进来，侍立一旁道：“今早孙儿去回拜一家同年，经过东门街上，见闲人拥挤不开，执事纷纷，原来是人家出殡；又见送殡的多是合城仕宦绅衿人等。孙儿疑是本地乡宦，方有如此局面，忙将轿子停在路旁，让他殡宫过去。因见各色仪仗，甚是不伦，又闻得街市闲人讥诮，孙儿即细为打听，实在气恼不过，那知是柳巷内章三保家女儿出殡。这章三保乃南京下来的有名行户，死的是他女儿如金，日前被贾子诚等人威逼服毒，章三保至甘泉县控告，据说贾子诚等很用了若干，章家方肯罢讼，连鲁邑侯都得了贿赂，即将这件人命官司，胡乱了结过身。后来孙儿又遇着一个同学朋友，也在那里观看，细问情由，方知这一班官绅，平日多与他家往来甚密；闻得他今日出殡，不惜多铺扬华丽，又僭用五品制度，居然穿着衣冠，在棺后走送。有几个是孙儿认识的，他见了孙儿反顾盼自雄，不以为耻，却也算扬城内第一桩奇事奇闻！”

甘露才说完了，把甘老气得眼圆眉竖，站起来厉声问道：“这事可真么？”倒把甘露吓了一跳，退了几步，诺诺连声道：“孙儿亲眼见的，怎么不真？”甘誓将桌子一击道：“该死，该死，真成一群衣冠禽兽矣！不思自己或名列儒林，或身为民表，竟如此不顾耻辱，做娼家之走狗，难道这合城上司学官，耳目较近，也置之不问，如聋似聩的么？未免尸位素餐，忝居民上。若说鲁甘泉是声闻极美贤有司，怎么纳起贿赂来？而且私和人命，更属非是，可恶，可恶！”甘露

忙道：“爷爷还道鲁甘泉是好官么？他是做出这假清正的名来欺上司的。孙儿最可笑是云在田制军，常闻爷爷说他由诸生投效军前，建立奇勋，恩赐甲榜出身。做卿贰的时候，又干了几件出人头地的事，今上都称他为骨鲠之臣，可知是个文武全材，有胆有识的大员。怎么被鲁甘泉欺蒙过去，反委他署理有司篆务？他起先是佐贰，尚不能过作威福，而今操了刑名的权柄，正使他来害这地方百姓。爷爷不记得他的兄弟为山阳县令，是前任程制台参劾去的？那也是个劣员。何以岳翁参奏其弟，女婿反重用其兄，岂非自相矛盾么？”甘誓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尚未知详细，云在田竟为所欺，更不可容。我今日本欲寄书去候小儒等人，兼问宝徵兄弟乡试若何，何妨将这件事写去，使在田知为人所欺，看他怎生办法？这一班无耻之徒，若不惩警，将来还要大败官箴！”

甘露闻说，自悔失言，深知祖父的性格，是执一不移的，忙劝谏道：“此事虽然过身，终久多要掀翻，这些旁人的嘴，也握不住的，上司亦有耳目，继无不问之理；爷爷又何必寄书与在田制军，惹他们怨恨？况且这件事与我们毫无干涉。”甘誓闻说，喝道：“胡说！孩子们晓得什么？你今业已成名，将来亦要为民父母的，难道地方上有这些事情，你也不问么？可见你等立心因循，不是振作有为之辈。加以在田和我也算相契，何忍坐视他受了欺蒙？况此事传扬开去，亦与在田官声有碍，既为本省督抚，即难逃失察之讥。我主见已定，你无须饶舌。”甘露见祖父动怒，不敢再谏，便缩身退出，到后面去了。

这里甘誓怒生生提起笔来即写，将甘露得中的话与询宝徵兄弟赴试的话，皆无暇多叙，草草写了几行；又取过几张

信纸，将章家的事前后原由，以及鲁鹗的得财种种情节，据甘露所说，写得极其详细。书成，同封在小儒函内，粘了函口，叫进一名家人，着他赶往南京见小儒投递，须要面讨回书。

家人退出，便收拾起身；到了南京，问至挑叶渡口新府第内，见东首大门前，坐着无数锦衣大帽的家丁，又见门内张灯结彩，街上往来车马，络绎不绝。甘家的人知道有喜庆事，不敢造次，上来见人众拱手询问，并自陈奉命来投书的。

陈府的家人闻说，忙上来邀他到门房里坐，告诉他原由，方知宝徵、宝焜兄弟两人同科高中，今日报单已到，合城文武，绅宦亲友，皆得了信，忙来道喜；小儒即备酒唱戏，款洽人众；又请了云从龙过来。座中陪客，是祝伯青、王兰、冯宝等人，梅仙、五官也帮着照应一切。惟有江汉槎前日已同小怜回家去了，因江相月内寿诞，开筵请客，很热闹了两日。

江相回忆自己，早登科甲，由卿贰转入黄扉，现在退居养老，可谓功成身退，无愧古人，又见汉槎成立，克绍箕裘；媳妇琼珍，近日生了一子，取名奎郎，儿孙绕膝，鼓腹含饴，若论年纪，已至古稀以外，真乃富贵寿考，四字俱全。江相愈思愈乐，所以一连设了三日筵，实借着自家的生日，广招亲友。这几日中未免起早眠迟，又重了点饮食，觉得身体不爽，时发饱闷。汉槎赶着同了小怜回家，亲侍汤药；琼珍尚未弥月，不能出来。汉槎即各处延请名医，前来诊视，多说：“老相国尊年的人，宜加保养，皆因早年国事操劳过甚，精血日亏，是以到了暮岁，不觉荣卫两虚；还是

红闺春梦

老相国福寿双全，不至时生疾病，想必近日眠食愆时，以致发作。先驱外感风邪，连以参苓补助之剂，十日可痊。此乃晚生等管见，尚祈多请名手，斟酌为是。”汉槎听了，甚是心焦，兼之日内江相添了嗽喘诸症，汉槎因遣人四处求签问卜，又亲身赴各庙烧香许愿，总不见效。江老夫人也着急非常，同了儿媳辈轮班侍宿。汉槎又恐母亲过于劳乏，亦是暮年的人，便再三劝母亲去歇息。连日江府中闹得马仰人翻，内外众男女仆妇人等都日夜不安。故而小儒这边演戏请客，也不去请他。汉槎只着人送了礼，又自己偷空，忙忙的坐轿前来一贺即去。

此时小儒与方夫人见两儿同中，快乐异常。小儒想到自己年未四十，位极人臣，两儿又早列贤书，人生如此，也算尽臻全美。适值诸友来贺，遂定下名班，开锣唱戏，大设筵宴，请合城官员绅衿。谁人敢不来趋承，多彼胜此强的争送各样奇贵礼物。方夫人在园内绀雪斋也摆了酒席，邀请在城诰命，亦请婉容、静仪等相伴；惟江素馨因老父有病，省视未来。园内也传了一班小梨园来演唱，直至更鼓后，戏酒方终。远路男女客众，纷纷告辞；从龙、婉容亦作别回江府去了；方夫人与玉梅单留下小凤来盘桓两日。宝徽兄弟，因辛苦了一日，早去安睡。

小儒、王兰等人，仍在书房内品茗闲谈，说到江相的病，近来不知怎样，子骞本纯孝性成，生恐老父不测，日夜愁烦，今早来此，形容消瘦了大半，彼时匆匆又未曾问及他。小儒道：“我明日欲亲去看江相的病，你们可去不去？”王兰道：“怎么不去呢？我们明早大家都去。”二郎道：“老师向来素称强健，怎么一病即到了这般地步？昨日我在那

里，听医家所说，就很有不妙，倘有参差，真要苦坏了子骞。”王兰道：“论理江相也有年纪了，无如为子之人，恨不能父母寿逾百龄，犹以为未足；楚卿说强健的人，不应一病至此，殊不知越硬朗的老人，越发可危；你不闻俗说：老健春赛秋后热。是譬其不得常久之意。大凡老来硬朗，犹之花繁木古，一经谢折，即成摧朽；所以江相此番病势日沉，我甚为子骞可危。”众人齐声称是。

小儒又道：“我因江相，想起甘又盘来，那个老头儿将及八十的人，论起精神，比江相尤强，照者香所言，甘老也觉可危。”王兰道：“甘老却不同江相，江相早年出仕，为国为民，操劳心绪，无一刻之宁；前日医家云“精血不足，荣卫两虚”即此之谓也。若甘老一衿之后，无志求名，即淡漠自居，不过著书立说，消磨岁月而已，故年愈老而筋力愈强，那个老头儿，竟有期颐以外之寿可望。”二郎笑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我们这一班人，既未苦心又未劳力，将来都可卜百岁，岂非是一群老不死了。”说得小儒、者香，拍手大笑起来。五官接口道：“我们虽不劳力，是幼年受过磨折的，也难望永寿。”王兰道：“你与小癯又非我们可比，我们纵然老至，却恨不得你们不老方好，你们如一朵鲜艳姣花相似，试问老来有何意趣？你们是不得老的。”

五官尚未答言，梅仙的脸早一红，立起身子拉了五官就走道：“老五何必与他们扳谈，惹出这些话来，又嘲笑我们，又骂我们不得老；者香你放心，明儿我们就死了，让你们好活到一百岁，只恐老而不死是个贼了。”说罢，又扑嗤的笑了一声，扯着五官回后去了。众人听了，又大笑起来。小儒道：“秋间甘霖、甘露来此乡试出闱，曾将文字送与我，

我即许他兄弟必中，果然甘露高中经魁，甘霖若非额满见遗，也是要中的；今科虽然抱屈，下次定可期许。遥想甘老见次孙成名，其乐可知，我们应该寄封书去称贺才是。他夏间尚有书来，询问徽儿辈今秋可回浙赴试，他书中之意，期望甚殷；徽儿辈侥幸得名，也应告诉他声罢，蒙他自幼训诲一场。再则我仍有件心事，欲烦者香代我作札于甘老。想小女赛珍尚未适人，我看甘露那孩子，颇有出息，意欲招甘露为婿，谅甘老也无甚推辞，即烦者香作一冰人，说合其事。三则焜儿长大，亦当授室，闻甘老有个侄孙女，小字洁玉，幼无父母，依栖甘老家，当闻他说，此女德容言工四字皆备；是甘又盘长房犹子所出，此女五岁背母，甘老爷领带来家抚养。甘老前次也曾说过，欲给焜儿为妻，彼时我尚在江宁任上，焜儿尚幼，故未允诺；今既成立，也不致误了他侄孙女的终身，我意欲求他为次媳，以赛珍许他次孙甘露为妻，作个回环亲事，即请者香代我一作，书中须要说得委婉恳切，使他无辞可却。”王兰道：“甚好，你与甘家结亲，分外合宜，甘老为人古执，不合时宜，你又生性拘谨，恰好是一对亲家；况门楣又极相当。遥揣甘老，也是很愿意的。我可做这媒人，男女两家，皆是我，乐得吃你两家谢媒的酒席”。二郎笑道：“两家的酒席，自然是你一人吃了；倘两家异日争竞起来，也要你一人去受呕气呢！这叫做乐也是你，苦也是你，别人沾不了光去的。”王兰笑道：“自古有媒即有保，小儒请我作媒宾，当烦你作保山，恐日后小儒与甘又盘咬咀起来，你也同我分分苦乐，岂不均匀些儿？”又向小儒道：“你不烦他做保山，我可是不应许你做媒宾的。”小儒笑了笑，即叫人取了笔砚过来。将欲烦王兰作书，见双福领了

第五十四回

个家人上来回道：“他是扬州甘老太爷打发来的，有书函面呈，午后就来了，因为筵席未散，所以此时才带他来见。”小儒笑道：“真正巧的极，欲写书寄到扬州去，他那边倒先有人来了。叫他进来。”

甘家的人闻唤，忙上来叩见小儒，呈上书函，又见众人请了安，代主人一一问好，方垂手站立一边。小儒接过来函，转问了甘誓的好，便拆函从头细看；又见有与从龙的信，并未封口，抽出内函看了遍，笑着身递与王兰道：“你们看这来书，可谓奇事奇闻。”未知小儒等人见了甘誓的信，如何说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

云在田执法如山

王起荣因嫌揪任

话说陈小儒看过甘誓来书，回手递与王兰道：“甘又盘致在田的一封书内，可谓一桩奇事。”王兰忙接过细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不意甘老临老人花丛，他也留心在这些世务上；然而这一班官绅，却也闹得不成事体，怎生一个妓女出殡，他们去衣冠走送，又在通衢闹市之地，众目共见，何以为情？在他们以为风流自命，殊未知这般风流，即近於无赖。最不解是扬州这几位贤上司乡先达，耳目副近，竟置之不问，遥想平日，也是可否依违，于官方上，不甚讲究，存心使僚属怀恩，不使僚属畏威的意思。故而他们才敢公然放诞，毫无忌讳。怪不得甘老激起不平，大书特书的信致在田；否则甘老年纪虽大，与人却甚圆融浑厚，从不肯轻易得罪人的，何况又是本城官绅，属在桑梓，更当分外关切。想必实系看下去，才引起他的老牛心古怪来。他何妨迳寄在田，岂不简便，定要由你这边交去？又函而不封，使你先阅，分明怕的在田拖沓过身，不上紧究办，叫你去催着他

做；又使我们见了，知道他是因公起见，并非挟嫌借公报私等事。我们既共见此书，在田即不得不问。”

小儒道：“甘老无非是这个意思，然而却难着我了，若送了过去，在田亦是有肝胆血气的人，见了此书，必然徹底根究；即苦了这一班官绅，可怜那些小官听鼓多年，衙参终日，一日因此获咎诬误。那些绅衿，也非容易博得一第，归耀乡党，亦因此而身败名裂。若不交与在田，又负了甘老一番作意；日后知道是我未曾送去，岂不怪我？”

王兰笑道：“小儒又迂阔了，信是定要送去的，人家寄了与你，不是叫你耽搁的；甘老的来意，是暗中叫你催促在田，不可迟延。你只管送了去，随在田办与不办，你不去催促，即是你的情分了；这一班官绅也是自作孽，不能怨甘老多事，何能再怨你送信的呢？”二郎在旁亦说：“送去为是，者香的话不错，你不去催就是了。”小儒道：“送与不送，且待明日，先发回书，给来足动身。”王兰即坐近桌前，将小儒求婚的话叙明，随后又说到赛珍的话。写毕，递与小儒看；小儒也取了一幅花笺，写了数行，回复甘誓，告诉徽、焜两子，侥幸秋闱，又称贺甘露高夺魁榜。将两信封好，交与甘家来人，赏了往返的舟资，叫双福明早打发他回扬。来人接过信，谢了赏，同双福退出；小儒等也各自回房安睡。

次日甘家的人回去，不须交代。小儒起身，将甘誓的信带在身旁，先约了王兰、二郎往视江相的病，见汉槎愁眉泪眼，伯青亦怏怏不乐。众人细询江相病原，汉槎道：“前几日不过劳乏起见，近来夜间觉得沉重了些，又嗽个不止，时唤胸隔闷塞，若是风痰，哇吐不出。今早医生来诊脉，说是添了病症。原说过是忌添症的，在我等遇见，不如将后事办

齐，代老相国冲冲喜，虽属不经之谈，想老相国百年后，都是要办的，倒是早办为妥。你们听医家这般说法，可不叫人害怕？将才在田也在这里，他亦劝我早办后事，医家的话不可不防，冲喜一说，虽近俗谈，倘尊老相国不药而自愈，岂非妙事？我所以着人料理去了；好在材是现成的，上年有个川中官儿，进京引见，带了两副来，一送我们，一送东府里王爷。据说川中老山内，只生了两枝杉木，还是前朝遗下来的，未曾有人入山斫伐，将近三四百年之久，其木之大，有数十人合抱不过；他费了几千金方向山主买下，即在山内伐倒，刳了两口材，连棺盖都是齐缝凑筍，推合上去的。由川运至京中，较买的价目，还要多出倍许。后来我们也给人评论过，无不盛夸此木为人世罕有之物，适才我叫人抬出去拂拭布漆去了。就是冠带等物，尚未预备，亦吩咐裁缝连夜的赶做，大约明日即可齐全。”

二郎道：“老恩师年高的人，即是无恙，逢到明暗九年，及整寿之日，也可置办；至于医家所说，他们是防而不备，预先说了，倘有疏虞，即怪不着他们，也算不得什么，那里他们是活神仙么，能料人生死？况老恩师生平正直，必臻上寿，些许灾晦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子骞断不可过于忧虑，打起精神来，访请名医诊视；这些医生多是隔靴挠痒，看你家害怕，他即说得紧要些，若你家不甚害怕，他即说得婉转些，全没有一点识见，因你问得殷殷的，他才说出预立脚步的话来。”

小儒、王兰亦同声说是，齐宽解了汉槎一番。又将甘誓来书，给伯青看。伯青笑道：“他们纵然放诞不经，此老也未免多事。若说那章如金，我深知其人，前年在南京时，也

曾见过几面，倒不是个寻常脂粉，不意竟成短命，又遭恶死，却也可惜。”王兰笑道：“据你所言，你若在扬州，也是要去送殡的；倘甘老在这里听得，定见说你狂妄，把平日赏鉴你的一番心意，要一笔勾消的了。”二郎道：“如伯青在扬州送章家的殡，那一般官绅倒可无事，只怕这罪名都要推到伯青身上，岂不闻春秋责备贤者之语？”说罢，众人都笑了。见汉槎坐在一旁默然愁闷，不便久坐，遂大家作辞。

小儒叫王兰、二郎先行回去，他即向总督衙门。双福先去投了帖，从龙迎接入内，先道谢日前叨扰，小儒也谢了步，彼此归坐，方将甘誓的信交过。从龙看毕，恼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既忝列官绅，难道一毫廉耻不知？居官的人狎妓，尚且不可，何况众目昭彰之地，还着衣冠亲送妓枢，目中全无法纪，视仕途如儿戏矣！扬州那一班上司，也是些聋耳瞎眼么？连甘老先生旁观都动了不平，他们近在肘腋之地，置而不问。尤可恶者，鲁令起先作为甚好，我才调剂他署甘泉的，他竟敢得赃私和人命。章如金虽不是贾、许谋杀，亦当问明威逼情由，岂可草率了事，更不可恕！”小儒劝道：“谁人背后不行些错事？好在此事已过，若又顿起干戈，停一日行一角文书去，交该管官申饬一番，以戒下次，又不使甘老构怨于众；再则鲁令是你保举的人员，你若认真查出得赃一事，岂非自貽伊戚？也可训饬他，戒其将来。”

从龙听了，赧然作色道：“小儒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你也做过一方表率的大员，何以委顿若是？今日若仍是你在此，此事即可含糊过去，将来这一班无耻官绅，益发横行无忌了。至于甘老生，此举真不愧敢作敢为，有胆识的前辈，竟不避嫌怨，致书于我，我方将感谢他不尽；否则我也被他

们蒙混，人即笑我为泥木之偶了。若说鲁令系我保举之员，他以前居官甚好，自然要保举；现在胆敢受赃，理当究办；自我荐之，仍自我劾之，足见我秉公去私，绝无偏袒，有何妨碍？小儒你不要问，我自有的办法。”小儒见从龙不独不依，反铁铮铮的说出一番大道理来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笑了声道：“倒是我多话了。”遂起身作辞，从龙也不相留，送至二堂口，俟小儒上了轿，亦转身回至内堂，传话房吏叙文，飞飭扬州府访查此事，并行文盐运司，传提运判朱丕到省质讯，又札飭江宁府将章三保所控威逼伊女如金身死一案，速调原被卷宗人证来省，详细讯问。

这两纸文书行到扬州，把个扬州府吓坏了。原来那扬州府知府仍是毛公，他因前次是署理扬州府事，后来在部里用去若干，谋了实授，又加了按察使衔；他为一任扬州府，十万雪花银，因此上舍不得调升别处，丢下这个美缺。所以小儒等人，各省内升转了一番，此时又多乞退归田；毛公犹是个知府，稳坐扬州，安然未动。今日正在署内无事，与几名清客相公闲话，忽奉到总督来文，查问本城官绅送妓女出殡一事，及鲁鹏得赃私和人命，与传提贾、许人等；可怜毛公连一丝影响都不知道，吓得目瞪口呆，连称怪事。座中有个清客，见毛公如此仓皇，忙出座询问缘故。毛公即将总督来文的事，一一说明。又道：“我近在扬州，竟毫不知晓，何以云大人还在南京，访得如此的确？究竟有无其事？”清客道：“原来为的这件事，却是有的。”毛公忙问道：“你想必晓得的，何妨请说原委？”

清客遂将前后事由细说一遍。毛公听完，跺足道：“这班该死糊涂东西，闹出事来，还带累我，自家衙门里的人，